Subject 第四屆「醫學人文經典閱讀」得獎作品：醫學人文的最佳典範-杜聰明

非醫學組 第三名 / 台文四 陳婉容

「認爲有意義的，就去走吧！不必想將來會如何，因爲自己的路是要自己開的！」杜聰明對弟子彭明聰說。杜聰明也提及一位人格崇高，見識卓越的學者及愛戴著台灣學生的政治家高木友枝，他依然記得其說過的一句話：「在做一個醫生之前，要先做個人。」而杜聰明的一生，的確是醫生與人文素養結合的最佳典範。

杜聰明何許人也？某天我看到「一代醫人杜聰明」這本書時，腦海浮現出這個問號，此書的封面是一個頭戴偵探帽，嘴巴癟癟的老先生，而副標題則用黃字註明著「開臺第一位博士」。翻開作者序，作者楊玉齡也提到當她開始撰寫此書時，有許多年輕朋友也會問她這個問題。於是在書中第12~13頁中她以十幾行的文字簡介杜聰明：說他是開臺第一位博士、當時唯一的台籍教授、高雄醫學大學的創始人（與友人陳啓川）、培訓山地醫師，終結台灣無醫村。在科學研究及個人學術上最大的貢獻在於蛇毒及鴉片之研究，尤其是首創從尿液檢驗鴉片用量這項技術，仍爲現在所採用。撇開杜聰明博士其醫生頭銜來看，他的生命中是不是還有許多事值得我們了解呢？想著想著，我帶著有點興奮的心情翻開了書頁。沒想到這樣一讀就是好幾個小時不間斷，好像漫畫迷窩在租書店一整個下午，一動也不動；而我，沒注意到天色漸漸昏黃，變暗，窗外的喧囂也漸漸安靜下來。

本書分兩部敘述，第一部「直上青雲」主要敘述杜聰明的求學過程、科學研究、個人學術方面，在第一部第七章開始爲第二部的「逆潮行」鋪述，主要敘說杜聰明創立高雄醫學大學、山地醫師以及遇到生平最大的挑戰時，他如何處理應對。

杜聰明在1893年出生於淡水的茶農之家。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因爲當時公學校離家遠而寄宿在校長小竹德吉家。從小竹身上，杜聰明學到行事做人的規範，正如小竹常告誡學生：「人之價值高下與學問深淺或技術之良窳無關涉，而是精神之修養或品格爲依據，隨著學術之精進，心之修養亦當如是。」，而小竹也尊重個人的天資與本能，當學生遇到困難來尋求其協助時，他總會說：「這些只供參考，即使你不照做，我也不會生氣。」。而這樣的人生觀對杜聰明而言，是求學過程的啓蒙，讓他明瞭除了汲汲營營於課業上，也不能忘記醫術再高明，醫的終究是人心。

杜聰明對鴉片問題的處理原則，即不應把癮者視爲廢人，秉持著人體能上癮，自然可能去癮的想法。1929年，台灣有了戒癮機構－更生院。它的特色在於人道與科學雙管齊下，杜聰明要求醫療人員要誠懇接待每一位病患，甚至設立芙蓉國語講習班，教導病患學寫自己的名字等基本文字。此外，杜聰明嚴禁院內醫療人員受賄，這也影響這些服務過更生院的醫療人員，此後養成終身不受禮的習慣。

除了鴉片、漢藥研究外，杜聰明顧慮到學生的專長不宜被侷限住，於是他著手於藥物學以及毒物學上的毒蛇知識。意外的發現眼鏡蛇兼具嗎啡與古柯鹼的效用，但卻不會讓病患上癮，此項研究亦獲得日本政府許可的專利權。

漸漸邁入耳順之年的杜聰明，並沒有因此而淡出，反倒以行動實現了長久的夢想，與友人陳啓川一同創辦最高學府－高雄醫學院（現爲高雄醫學大學），並引以爲一生最後志業。高醫創建之初，杜聰明加入了不僅僅是藥專的元素，另增添了幾項很特別的部分：1. 重語言，2. 崇尚榮譽制，3. 重人文。根據這三點，杜聰明有個人獨到的見解，重視語言是爲了方便將來查閱各國學術文獻及畢業後深造或活動的地區較廣，而非得侷限在美國。歐美的考察也讓他體會到：「即使美國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一昧崇美作風也不見得是件好事。」他也在台灣醫學會第一屆地方醫學會演講中提到：「…不要過度抱偏見來指導社會，因爲我們大中華民族，應該有大國民的態…」。從中可看出杜聰明放眼望去的是一個宏觀的視野，而非拘泥在台灣這塊島嶼上。

崇尚榮譽制的基本原則是：「會多少、寫多少」。我想杜聰明所謂的榮譽制，不是爲了分數而考試，這個觀念其實很正確，畢竟考試是對個人學習上的檢測，這樣可以培養學生們正確的學習態度。坦白說，從小父母給我的觀念也是期待我考自己的一百分，而不是同別人比較。父親只是很簡單的說：「與其要求妳有張漂亮的成績單，倒不如希望妳能問自己是否懂了書中欲闡述的涵義？」直到上了大學，才慢慢體悟父親所謂考自己一百分的觀點。分數很高、名次很前面，在大學之前的教育來說，這樣的學生就是老師眼中的模範生、同學口中的強者。這樣禁錮的觀念在上大學後，一點一滴的被打破。就正如杜聰明不斷對高醫學生強調的重點：「醫學目的在救人，醫人醫病要醫心。」。成績固然重要，但在生命旅途中不應該只有課業，有關生活基本技能、待人處世等多方面的觸角，亦需要一併被磨合。

杜聰明非常重視學生的人文素養，從他開創免費參加的「星期六畫會」開始，聘請台灣最早期印象派畫家之一的劉啓祥教畫，高醫學生漸漸受到感染，甚至相約一起研讀文學。高醫學生林媽利憶起其中一位學長蔡瑞熊常跟他們說：「這是杜院長說的，我們應該要多學藝術；要懂得藝術。」。林媽利說到當時，他們不僅涉略泰戈爾的詩

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甚至一起瘋狂的背誦莎士比亞的名劇《馬克白》。我覺得多接觸自己領域外的事物，有其必然的好處及重要性存在。並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目的，但正當某件事情讓頭腦打結，轉不過來的時候，要是有其他先覺知識作輔佐，真的比較容易觸類旁通。

對於高醫辦學理念，杜聰明在1955年一篇提振校風的宣言中，可以看出端倪。「私立大學若辦的好，是比任何大學都好，假使辦不好，就一個銅板的價值都沒有。凡大學的好壞不是關係校舍的大小，是內容及作風的問題…一定要認真辦得好的，學風一定要振興的。」而杜聰明的確加了很多人文素養的好料進去，增添了高醫古雅別緻的風味。

如果說辦高醫是杜聰明的心願，那幫助高山族就是杜聰明對原住民的回饋。緣於1921年，因杜聰明研究主題爲蛇毒，經常往來於山地部落，因而結識高山族人士。除了近距離接觸高山族生活狀況之外，他也從歷史中對高山族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知道高山族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散佈全省各地，後來漢人移民入台灣，搶奪他們的田地，殺害他們的性命，迫使他們一路往山區撤退，才得以保住性命。他們的生活條件遠不如在平地的漢人，因此高山族的數目也逐漸減少。對於這點，杜聰明以身爲漢人感到愧疚，希望有生之年能幫他們做點事。在高醫建好校舍後，適逢政府出錢培育山地及醫事人員的計劃，杜聰明便想辦法爭取山地訓練班設在高醫，且希望這些山地醫師在畢業時至少具備醫專程度，不僅是衛生所技術員。

回顧山地鄉民沒人做醫生，並不是青年學子不想念書，而是沒有能力和平地考生競爭一般醫學院。就算考上，也負擔不起昂貴學費。當高醫爲他們開啓一道門時，等於給了他們扮演族裡山地醫師的要角機會。但是醫學院的課程對於山地生來說，負荷異常重，因爲原本七年的課程壓縮成四年，加上底子不及正科生紮實；但仍有大部分的同學堅持下去，加上有杜聰明像保母般在旁細心呵護，舉凡山地生的飲食起居，都要親自檢視，確保他們被照顧完善。有次山地生蔡文水向杜聰明表示伙食欠佳，杜聰明下令改善，每餐預算馬上從六塊五毛增到十三塊。

在課業方面，杜聰明也會徵詢各科教授意見，謀求改進之道。教授們反映山地生的外語底子特差，於是杜聰明便於每天晚餐後安排兩小時，請老師幫山地生補習英文、德文，後來還延伸到其他科目，包括國文、化學、物理等。雖然辛苦，但同學們都能體會杜校長的苦心。知道自己背負著把醫學學好這項使命，回去才能好好幫同胞看病。除了生活起居和課業成績外，杜聰明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抽出一個時間對他們精神講話。甚至畢業後，也會在牧樟會時一一詢問這批山地醫學生的近況，再來段勉勵的話。

「山地種子計畫」是杜聰明對於這些山地生的期望。有年牧樟會，杜聰明特別對山地生說：「你們念醫學院，現在回到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地方，希望你們每個人不只是在故鄉做一位醫生，還要能幫忙你們的故鄉，改善諸多教育上的問題，甚至是經濟上的問題；換言之，故鄉裡所有的一切，你們都有責任幫忙。」，原來杜聰明培育山地醫師的目的，不限於培養一批長駐山地的醫師，而是培養一批像種子班優秀的山地人才，回歸各山地鄉，帶動鄉里建設，假以時日，全面改善高山族的生活境遇。杜聰明也在歡送第一屆畢業的山地醫學生座談會上說道：「…本人介紹對山地青年的教育方針，是極力鼓吹他們的自尊心，要保存自己的種族及語言，發揚純良的風俗習慣，及改除所有的缺點，趕快提高經濟及生活水準，去追及世界之現代文明，爲國家及人類增福祉爲目標而教育之。」，此項計劃推行後，在1960年代初期達到了即使窮鄉僻壤，各地皆有醫生的水準，等於終結了無醫村的年代，這也是杜聰明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杜聰明是個很長壽的人。主要是他的生活規律，養生有道。尤其是從學生時代養成的棍棒操與冷水浴。一直到他86歲那年急性膀胱炎住院才停止。除此，杜聰明還有寫書法和游泳的興趣，這些在他晚年依舊持續著。

從草創醫學系並將它推向高峰，因熱愛科學而研究出尿鹼法，這種秉持堅持不放棄的杜聰明，的確令人敬佩。可最重要的是我從他身上體會出人心的重要。杜聰明採取嚴格管理方針，同時盡量聽取學生意見，與他們接觸，給他們幫忙的這種觀念，或許是源於小竹德吉先生尊重個人的天資與本能。杜聰明也曾說過：「對大學管理如單單採取嚴格管理，無愛護學生，則無異於警察署乃至監獄矣。」我從中看出杜聰明很努力地找出對學生嚴格卻又愛護間的平衡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杜聰明很重視人文素養，並將它灌入學校當中。他說醫生不能只是一個科學家，醫生必須懂人，而且要做個對每個人都有愛的醫生。他希望學生們能把行醫當成一門藝術，因爲處理的對象是人。最好養成一種趣味，或甚至創業，到內行人的境域。這樣一定能陶冶自己的教養及品格。另外杜聰明提倡了通識教育，請日本，歐美等各國學者來演講；以橫向，縱向的開拓學生知識的廣度及時間洪流的歷史脈絡。其中像蘭大衛把妻子連瑪玉大腿皮膚割下，移植給少年周金耀的故事，還找人把故事成一幅油畫，後來更成爲高醫的鎮院之寶。

看完這本傳記，我輕輕的闔上後，閉上眼仔細聆聽內心的迴響。從杜聰明身上，我了解到他的遠見以及個人的挫折容忍度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而是靠他的忍受、不斷向前衝的精神、竭盡所能的付出卻不求回報，這些人格特質讓我深受感動。培訓山地醫生，終結無醫村、首創尿檢法、醫人先醫心的理念…等，如果沒有杜聰明的努力及

堅持，或許山地的原住民同胞們的生活依舊會過的很辛苦，生病也無法有效醫治；有可能在檢測藥品用量上無法迅速取得結果；再者，醫師們不會向病人噓寒問暖、視他們如自己家人般對待。

其實，說杜聰明是將人文素養融入醫學研究的第一人也不為過；了解他的故事之後，我對自己也更有信心了。行行出狀元，既然沒有前人開先鋒，那自己也來草創條康莊大道吧！就正如本文開始杜聰明說的：「認為有意義的，就去走吧！不必想將來會如何，因為自己的路是要自己開的！」

參考書目

楊玉齡(2002)，一代醫人杜聰明。台北：天下遠見。